

“望帝化鹃”神话中古蜀人的民族性格

马建鑫

青海师范大学

DOI:10.12238/pe.v3i3.13643

[摘要] “望帝化鹃”传说形成于古蜀时期,蕴藏着了古蜀人民的天地观、神巫崇拜和道教不死的理念。望帝传说是历史和虚构的结合体,其中传说的流变体现了蜀地人的民族性格。以天地为父母,以鸟类为崇拜,以羽化不死为追求。通过分析“望帝化鹃”的神话情节流变,本文得以窥见蜀地人的性格特征。

[关键词] 望帝化鹃; 古蜀传说; 民族性格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The Ethnic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Shu People in the Myth of "Emperor Wang becomes a cuckoo"

Jianxin Ma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legend of "Emperor Wang becomes a cuckoo" originated in the ancient Shu period and embodies the ancient Shu people's worldview, their worship of deities and shamans, and the Daoist concept of immortality. The legend of Emperor Wang is a fusion of history and fiction, and its evolution reflects the ethnic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in the Shu region. They regarded heaven and earth as their parents, worshiped birds, and pursued transcendence and immortality. By analyzing the myth's narrativ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ersonality traits of the Shu people.

[Key words] Emperor Wang becomes a cuckoo; ancient Shu legend; ethnic character

望帝的名称在历史上和传说中有不同的指代,四川简史中记载:“杜宇王朝所有蜀王死后的谥号或祭名”^[1],望帝是杜宇王朝所有蜀王的总称;而在历代的“望帝化鹃”的传说中,望帝单独指称蜀王杜宇。这与传说的传播方式有很大关系。邓迪斯在Life is like a Chicken Coop Ladder中提到民间文学体现民族性格的观点,^[2]而这些被记载的古蜀传说体现了古蜀先民的性格和世界观。

望帝的传说被首次记载是在蜀王本纪: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性复出。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鼈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鼈灵尸至蜀复生,望帝以鼈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鼈灵决玉山,民得陆处。鼈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鼈灵,委国授鼈灵而去,如尧之禅舜。鼈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从天堕。^[3]

这一段记载是历史和传说的结合,如实记载了望帝的丰功伟绩,但望帝出身、鼈灵出世都具有神话的色彩。至于望帝和杜鹃的关系,只提到了望帝去时子规啼,并没有直接写望帝化为杜鹃的景象。望帝化鹃传说,乃根据原始信仰与生活而创作,它起源于古蜀人的原始信仰与生活。在古蜀大地上,这种原始信仰具体表现为神巫崇拜、鸟崇拜与祖先崇拜。本文将通过精神分析法,得以透过蜀国的传说窥见蜀地上的人的性格和世界观。

1 天神地母的天地观

根据蜀王本纪中的描述,望帝从天而降、其妻是从地井里面出来,蕴含着明显的天神地母的原始神话色彩。望帝为开疆拓土、发展耕种的男性天神,朱利为配合望帝统一蜀地的女性地母。望帝从天而坠,以其他蜀王从没有的具有神灵似的方式(蚕丛纵目、鼈灵亡尸而活)出场——从天空中坠落于蜀地,似“天”所生。“天”是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颠”是人之顶也,杜宇从天坠,暗示着此人出身的不同凡响,“从天堕”,由“天”所生,暗示着杜宇极为有可能为天神之子。

这样看来,杜宇不仅一出生就带有神性,他还教民务农、纳妃、修道、指挥治理水灾、禅让帝位,是巴蜀人民共同感激和崇拜的明君,因而巴蜀之人感念其恩德,每到农时就会“先祀杜主

君”。望帝作为五代蜀王唯一称帝之王，对古蜀文明的演进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对内稳定统治秩序，推行重农政策，助力耕作，大力发展了蜀国的稻作农业；对外拓展蜀国的疆域，加深同周王朝的关系，参与武王伐纣之战，被周王室封为诸侯。在如此社会背景下，蜀国生产力大增，并成为古蜀历史上新的发展高峰，为开明王朝的鼎盛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文化基础。在两三千年前巫风盛行、神权弥漫的古蜀国，当望帝王朝被开明氏所败后，亲近望帝的蜀人开始追思前朝，对前代统治者的英勇事迹大力宣传，融入了蜀地的浪漫主义想象，使之由“人”逐渐演化为“神”，增添了超现实主义的色彩，这是古蜀人神巫崇拜和祖先崇拜原始信仰的展现。随着古蜀民众对望帝之事的口口相传，叙述者与倾听者进行了“动态”参与，使得望帝故事再次有了新的变化：叙述者与倾听者们在望帝故事中，再次加入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和情感色彩，有意地对望帝故事增加了超现实、超自然的情节内容。望帝故事在历史演绎的过程中，逐渐变为了传说。

杜宇“从天堕”，杜宇妻“从井出”，体现了古蜀人以天为夫的理念。此时蜀地就和中原地区有所交流，蜀地人也被天子的观念影响了。因此形成了“以天为父”的理念，反映在神话中，便是“杜宇从天堕”的描写。杜宇妻作为天父的妻子，自然是从地出生的，所谓“大地之母”的理念。

2 神巫和鸟类崇拜

在蜀王本纪中记载：“蜀王之前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蜀王三代皆神化不死，杜宇也有化鹃不死的传说。这类不死的理念和蜀地巫风盛行是有关的。

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古蜀千奇百怪的传说，以及古蜀的鱼凫、杜宇王朝出土的大量祭祀礼器表明，在距今5000——2000年的成都平原，盛行着浓郁的神巫崇拜。古蜀人借巫师的力量，真诚地向四方之神祈福，他们将祈福的神灵对象与祭祀所用的礼器铸造于外物之上，实则寄托着自己对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渴望之情。古蜀大地盛行的神巫文化，使得古蜀人极具浪漫主义，他们想象奇特，造化出一个又一个千奇百怪的传说与造型夸张的器物，望帝也被古蜀人与子鹃鸟相结合，赋予了他超自然的能力。望帝与子鹃鸟的结合，与古蜀大地上自古以来的鸟崇拜密不可分。

望帝为杜主君。望帝杜宇的神化事迹是被记载的最多的。从出身来看，望帝杜宇自天堕；从配偶来看，其妻朱提女利，从江源井中出；从在世情况来看，他是历数百岁、神化不死；从结局来看，他是化为杜鹃、魂托杜鹃；死后还有“巴蜀农时，先祀杜主君”。很显然，望帝杜宇因为有蜀王本纪中所载“教民务农”的事迹，逐渐变为了后世的农神。《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记载“望帝祠在灌口镇城内”^[4]，《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记载“望帝祠在府西南五里，齐永宁末刺史刘仲连置”^[5]。每到农耕时期，人们就会前往祭祀，祈祷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另外，蜀人也对有关凿山治水之功的丛帝鳖灵进行祭祀，且丛帝之祠与望帝杜宇之祠同在一处，《方輿胜览》卷五十一载“望帝祠在州西五里。杜

宇自立为蜀王号，有墓在郫县南一里，与鳖灵墓相对。”^[6]今成都郫县仍可见望丛祠，寄寓了世代蜀人对于攘除洪水灾害的期望。

望帝化鹃传说，最早起源于古蜀人神巫崇拜、鸟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的原始信仰，生成于古蜀人的祭祀与生产活动之中。通过祭祀望帝与鹃鸟等鸟神，可护佑每年蜀地按农时耕作，气候稳定，农作物鲜有虫害，粮食丰收，从而减小杜宇王朝时期成都平原人口数量众多和长患水灾导致的粮食不足，满足古蜀人对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的需求。

3 羽化不死和道教观念

在传说进行流变的时期中，因为时代潮流、风俗和民众心态的变化，望帝化鹃传说在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涌现出不同的故事内容。

东汉至魏晋时期，早期道教在蜀地十分盛行，蜀地的民间道教为了增加自己在民间的影响力和扩大影响范围，依靠本土的望帝化鹃传说，人为地、有意地增添了李膺蜀志中望帝修道、羽化为鹃的故事情节。

历史文献中，首次提出望帝化鹃的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许慎在著书之时，将自己搜集或听到的关于蜀地望帝化鹃的传说辑入说文解字，他在解释“鸛”字时明确指出：“鸛，周燕也。从佳，山象其冠也。内声。一曰蜀王望帝，姪其相妻，恚亡去，为子鸛鸟。故蜀人闻子鸛鸣，皆起云‘望帝’。”这也是首次望帝和鸟的文字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汉许慎将这些传说辑录到了自己的书籍中，说文解字也成为如今最早可见的明确辑录望帝化鹃传说之书。^[7]以上内容，成为了望帝化鹃传说在如今可见历史文献的最早起点。

巴蜀巫风仙术思想自古浓郁，汉代之时，道教思想在巴蜀之地被发扬壮大。道家学说自严君平将其与方术传统相结合后，首开了道家学者与方士两位一体的先河。此后，蜀人、巴人、汉中之人多将学术与方术一同修习，风气蔚壮；到了东汉中期，以“道”为最高信仰的道教产生了，巴蜀之地催生张陵创建了五斗米道，虽然它惨遭统治者镇压，但其在民间的影响巨大，早期道教思想也被传入寻常百姓心中，这些都推动了道教理念——长生不死的观念在民间的传播。获得长生不死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努力修炼。

《蜀志》载：

望帝称王于蜀时，荆州有一人化从井中出，名曰鳖灵，于楚身死，尸反流上，至汶山之阳，忽复生，乃见望帝，立以为相。其后巫山龙门壅江不流，蜀民垫溺。鳖灵乃凿巫山，开三峡，降邱宅，土民得陆居。蜀人住江南，羌住城北。始立木栅周三十里，令鳖灵为刺史，号曰西州。后数岁，望帝以其功高，禅位于鳖灵，号曰开明氏。望帝修道，处西山而隐，化为杜鹃鸟，或云化为杜宇鸟，亦曰子规鸟，至春则啼，闻者凄凄。^[8]

其中望帝就是通过修炼得以成魂不灭，化为子规鸟。望帝化鹃传说流传之东汉魏晋时期，其传说内容，与这一时间段人们崇尚道教修炼之术乞求生死不死的时代思想和巴蜀地域特色十分契合。

4 余论

袁珂先生在神话学通论中认为神话传说具有映射历史的作用,且相当一部分神话并不都是凭空虚构的,从神话五光十色的三棱镜中,总或多或少会曲折反映出一些历史的面影。^[9]大量的考古学新发现表明,还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史前时期,人类文明尚处于初始阶段,世界各地、各民族的原始居民之间,已有了广泛的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古蜀在先秦时代不仅非为地处偏远西南、远离文明中心的“西僻之国,戎狄之长”,反而随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重大考古的发掘,显示出自己作为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独特性与重要性。

从望帝化鹃传说的总体流变轨迹来看,它产生于蜀地,保留了古蜀人对自己先祖的历史记忆、对本族的族群记忆和想象与情感,在这些思维的相互影响之下,形成了早期具有神异性的传说雏形。作为一个源于神巫之风浓郁的古蜀之地的传说,望帝化鹃传说在其流传、演变过程中,更多地呈现了“人”的典型性格,它寄寓了我国古人共同的生命意识:现实的牢笼越坚不可摧,内心越渴望化为飞鸟,不顾一切地冲破世网;即使今生无法实现夙愿,死后也要通过灵魂化鹃的方式来实现毕生所求。竭尽全力超越世俗的束缚,力图挣脱现实的惨境,望帝化鹃传说这种勇敢无畏的精神给予了中国古人突破风雨的力量,这也是望帝化鹃传说的根本内蕴所在。

总体而言,宋代之前望帝化鹃传说的发展历程,是一个由最开始带有真实性和神异性的古蜀传说,逐渐向文学化、历史化移

位的过程。纵观整个望帝化鹃传说的流变过程,文学上的移位对传说整体的流变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作者在不断接受、转述望帝化鹃传说的过程中,其内容、意蕴总是被作者不断拆解、分化、加工、变异,使得望帝化鹃传说本身的故事内容、意蕴呈现出日益丰富、纷繁复杂的指向。

[参考文献]

- [1]段渝.四川简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58.
- [2]Alan Dundes: Life Is Like a Chicken Coop Ladder[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 [3][宋]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3944.
- [4][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3:774.
- [5][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1463.
- [6][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輿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3:914.
- [7][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79:76.
- [8]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禽鱼虫兽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5.
- [9]袁珂:神话学通论[M].成都:巴蜀书社,1993:23.

作者简介:

马建鑫(1999--),男,汉族,四川成都人,青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面:民俗学。